

令人唏嘘: 举报者竟是孩子母亲

官司背后的家庭矛盾: 夫妻俩正在闹离婚, 互相指责对方就是为了钱
对于孩子的最后一天, 双方有着不同的记忆, 夫妻最终反目成仇

这桩围绕公益筹款而起的官司, 似乎都成了夫妻双方的某种博弈。

本报记者 詹丽华 文/摄

3月25日下午, 莫东林(化名)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简短的出庭, 把事情讲完, 等法院判决, 就结束了。

他没有想到仅仅3天之后, 自己会以极不名誉的方式, 成为舆论焦点, 累及父母。案件并未当庭宣判, 至今也没有结果。但此事很快经嘉兴知名论坛和公众号爆出, 在法律“定罪”之前, 莫东林俨然已经成了网友口中的“渣男”、“丧心病狂”的爸爸。

莫东林觉得这是有人针对他搞事情, 而他所谓搞事情的人, 竟是指孩子的母亲许丹(化名)。

而后水滴筹方面提交的法庭材料, 证实孩子母亲是举报人之一。孩子的父母, 何以反目成仇?



莫东林的父亲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左侧的女子就是孩子的母亲, 而右侧的是水滴筹的工作人员, 背景则是他们家的店面。

孩子母亲竟是“举报人”

在莫东林口中, 许丹处于“失联”状态。“原来的手机号停机了, 新号码不知道。”

在许丹口中, “失联”是莫东林造成的, 因为她原本使用的手机号是莫东林的副号, 注销也是他主动的行为。“我又没有拉黑他的微信, 要找怎么会找不到呢?”

“她是不会回我的。我也不想联系她。”莫东林的这句话基本定位了夫妻两人目前的关系——分居, 关系僵硬且互不联系。

许丹并不讳言分居事实。“分居是小孩走掉以后我就出来了, 你说我在那边还有什么意思。”许丹母亲补充说, 小孩在的时候也是看在孩子份上勉强相处。对此许丹并未反驳。

即使记者出示了采访证件, 许丹仍然充满质疑和防备, 她怀疑记者是莫东林请来的“帮手”, 甚至怀疑整个采访是在其陪同、监督下进行。因为在她看来, 莫东林“急了”, 急于把事情转化成夫妻双方的私人恩怨。

在水滴筹代理律师提交的材料里, 最早的举报人之一自称是“小孩的妈妈”, 指责男方“筹了钱就想放弃他, 不给他看病”, “希望水滴筹给所有好心人一个交代, 给宝宝一个公道”。

看到这些材料, 莫东林并不意外, 反倒有种“原来如此”的笃定。因为早在2018年5月中旬, 孩子还在治疗期间, 女方曾询问水滴筹工作人员, 筹得的15万元款项中有10万被用于归还借款, 是否属于挪用, 但又阻止工作人员向男方核实情况。当孩子过世, 随之而来的“举报”, 成了另一只终于落下的靴子。

关于筹款, 莫东林坚持说是夫妻两人共同决定发起的, 妻子许丹曾作为家属在筹款页上留言“证明情况属实”; 许丹则说, 一开始她并不知情, 直到莫东林在朋友圈发布筹款链接。

对举报这件事, 许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只说这不是一件家务事。“他挪用公款, 挪用的是6000多社会人士、爱心人士(的捐款)。”

这桩围绕公益筹款而起的官司, 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关注, 似乎都成了夫妻双方的某种博弈。

夫妻反目互指“为了钱”

嘉兴当地论坛和公号上发的文章显然已经给莫东林造成困扰, 他无法接受自己被粗暴、一面倒地描述成一个挪用儿子救命钱, 导致亲生儿子不治身亡, 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父亲。

“了解情况的人不会这么说(我)。”莫东林给记者看曾经的病友发给他的鼓励短信, 他说也有病友在看到当地论坛的文章后面留言, 说“不知道他们夫妻为什么会孩子在走后有这样的纠纷, 我看到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是照顾得很好的”, 结果反遭围攻。

莫东林也试过主动联系对方, 提供孩子的病因和检测结果报告, 他希望对方能把这些内容置顶, 以驳斥文章中的部分指控。对方回复他三个字, “知道了”, 然后再无下文。

这一切都让他相信, 有人在针对他, 搞事情, 而“主使人”就是孩子的母亲许丹。

“(她)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骂我们。”莫东林的母亲说, 平

时许丹的朋友圈是屏蔽他们的, “只有骂人的时候才会让我们看见。”她翻出一条3月21日晚上亲戚转给她的微信, 里面是许丹当晚发布的一条朋友圈: ××, 你是来搞笑的吗? 黔驴技穷, 老老实实把私吞的善款吐出来, 否则等待你的将是图穷。

许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钱呗。”莫东林回答得毫不犹豫。

他说起孩子治疗期间的一次争吵, 当时双方家长也在场。“我说我们不如分开带孩子, 各带一个星期, 这样互相埋怨也少一点。”孩子去世之前, 这样的争执已经多次发生, 两人相互指责对方照顾孩子的方式不对, “结果她说, 孩子我带走, 给她一百万。”莫东林觉得这是许丹的真正目的。“因为我让他们(女方)做个决定怎么带孩子, 第二天她给了我这个答复。”

“还不是为了钱!”许丹则指责男方不愿退还水滴筹款项是意图贪墨, 因为在她计算的账单里, 通过筹款, 给孩子治病莫东林不仅没有负债, 反倒赚了十来万。“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有钱也不肯拿出来, 自己去弄一个人赚钱? 你真的借钱了怎么不跟我说呀!”她说, 孩子治疗期间曾有同村人看到莫东林的父母跑银行。“去买理财。”尽管并没有实质性证据, 但她相信这就是事实。

最后一天截然不同的记忆

在孙子去世之后, 莫东林的母亲找了份工作, 在当地幼儿园里做阿姨, 此前因为身体不好, 她做了20多年的家庭主妇。

“没有办法, 再不出去转转, 我的心都要憋死了, 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在幼儿园, 跟孩子们在一起, 她心里好受些, 人也胖了些, 但只要一提起孙子, 眼圈瞬间就红了。

她总也忘不了孩子走那天。“那天上午他们父子俩还去找个老医生, 东林小时候也在那里看过病的, 孩子吃什么都不见好, 人越来越瘦……”她忍不住哽咽, “下午3点多, 没了。”

知道孩子走了, 亲家也赶了过来, 她做的晚饭。“烧了番茄炒蛋、鸡爪。”自己吃不下, “她们母女俩倒是吃了, 还吃了两碗, 啃鸡爪子。怎么吃得下去呢? 你说。”

关于这一天, 许丹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孩子是走了, 但好歹也是个……我说要给孩子弄个冰棺。”说到这里许丹也有些哽咽, “你知道她怎么样? 转头从冰箱里拿出6瓶冰得硬邦邦的矿泉水, 她怎么知道孩子哪天走呢? 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自由恋爱两年, 结婚一年后有了儿子, 他们曾经也是同床共枕的爱人, 但如今都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对方: 一个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如跳梁小丑; 另一个觉得对方不负责任, 面目可憎。

莫东林的父亲站在院子里照看他种的几棵果树, 这里原是他早年养猪时建的房子, 前些年猪不养了, 在院子里捋伤了几棵果树, 原本他以为可以含饴弄孙, 安享晚年。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孙子没了, 儿子也已经起诉跟儿媳离婚。“我只希望, 他们做不成夫妻, 也不要成为仇人。”

这对反目的夫妻, 微信的头像, 还都用着儿子的照片。



孩子母亲发的微信。



浙江24小时APP



浙江24小时APP

扫码看视频, 夫妻双方怎么说。